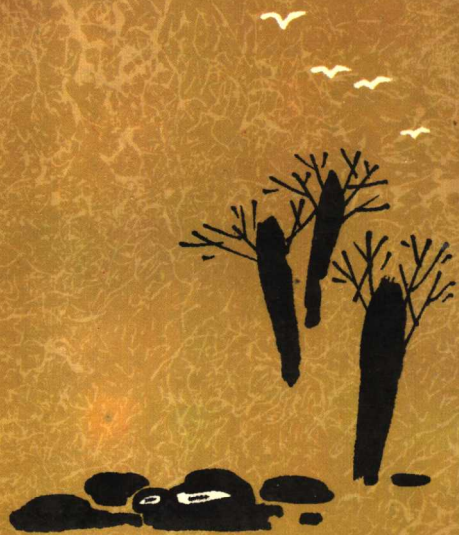


湖南文艺出版社

艺文私见

郁达夫名著系列



1206.6
222

邵达夫名著系列

主编：陈漱渝、万草禺、王平

艺文私见

〔湘〕新登字 002 号

艺 文 私 见

郁达夫 著

责任编辑：路 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17.000 印数：1—10.000

ISBN 7—5404—1483—9

I·1175 定价：13.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目 录

《文艺论集》自序.....	(1)
《达夫全集》自序.....	(3)
《寒灰集》题辞.....	(9)
《鸡肋集》题辞.....	(10)
《达夫代表作》自序.....	(13)
忏余独白	
——《忏余集》代序	(16)
《达夫自选集》序.....	(19)
《女神》之生日.....	(22)
读《兰生弟的日记》	(25)
读《老残游记》	(28)
读刘大杰著的《昨日之花》	(32)
杂评曼殊的作品	(36)
读劳伦斯的小说	
——《却泰来夫人的爱人》	(42)
读《赛金花本事》	(49)
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	(52)
关于黄仲则	(68)
萧伯纳和高尔斯华绥	(72)

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	(74)
屠格涅夫的临终	
——为屠氏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作·····	(83)
林道的短篇小说·····	(85)
纪念柴霍夫·····	(89)
艺文私见·····	(91)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	(94)
艺术与国家·····	(100)
批评与道德·····	(105)
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	(108)
我承认是“失败了”·····	(113)
诗论·····	(116)
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	(137)
历史小说论·····	(141)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	(146)
电影与文艺·····	(150)
如何的救度中国的电影·····	(156)
农民文艺的提倡·····	(160)
对于社会的态度·····	(163)
革命广告·····	(170)
学文学的人·····	(172)
文学漫谈·····	(176)
现代小说所经过的路程·····	(181)
文艺论的种种·····	(189)
在热波里喘息·····	(195)
批评家与酒·····	(197)
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	(205)

文艺与道德·····	(209)
文学上的智的价值·····	(212)
批评的态度·····	(216)
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	(220)
无事忙者闲谈·····	(222)
想象的功用·····	(225)
略谈幽默·····	(228)
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	(231)
谈诗·····	(232)
小品文杂感·····	(236)
怎样研究文学·····	(238)
小说与好奇的心理·····	(242)
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	
——在福州格致中学演讲·····	(244)
鲁迅的伟大·····	(249)
写作的经验·····	(250)
“差不多”也好 ·····	(253)
战时的文艺作家·····	(255)
战时的小说·····	(257)
理智与情感·····	(260)
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作家·····	(262)
事物实写与人物性格·····	(267)
艺术上的宽容·····	(270)
略谈抗战八股·····	(272)
从兽性中发掘人性·····	(274)
大众的注意在活的社会现实·····	(276)
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	(278)

写作闲谈.....	(281)
戏剧与人生.....	(284)
长篇小说.....	(285)

《文艺论集》自序

平生以懒惰为最大德性的我，非要老虎追在背后，不肯回头来看一看。两三年来为朋友所逼，临时写下来的文章，也以成于这一种状态下者居多。所以平常最没有自信，最怕集弄来出书。我有许多曾经登过预告的书，而到如今仍是一本也没有印出来的原因，也在于此。

这一回偶尔随了众人的热闹，终于把这一本三不象的什么《文艺论集》弄出来了。不知我者，以为我在热中名誉，想出一本书来出出风头。殊不知这一本书的催生药，还是去年的失业，和三四个月来的疾病。

挂羊头卖狗肉，心里原有点过意不去。不过举世滔滔，都在干这个鬼，我想我这情有可原的一次狡猾，也算不得什么天大的一回事。

说到文艺，我本来是门外汉，还有什么可以论出来？不过两三年前，自家心里想到的事情，仿佛不过是如此如此。

收在里头的东西，大半是在《创造周报》上登载过的。只有九、十、十一的三篇，是在某大学混饭吃的时候的讲义。因为这大学里的学生，程度不大齐，所以很幼稚的解释，也不得不象煞

有介事的写上去，请读者读了不要发怒，说我在把你们当作愚人看。

别的话没有了。窗外面在下微雨。隔壁的老妈子还在和姨太太说笑。我住在闸北的一间破屋里。时间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的午前二时半。街上一个唱着戏的夜行者走过了。

原载《文艺论集》，一九二六年六月上海光华书局初版

《达夫全集》自序

男子的三十岁，是一个最危险的年龄。大抵的有心人，他的自杀，总在这前后实行的。而更有痛于自杀者，就是“心死”。自家以为有点精神，有点思想的人，竟默默无言地，看着他自己的精神的死灭，思想的消亡！试问天下的痛心事，甚于此者，更有几多宗？

自家今年三十岁了，这一种内心的痛苦，精神毁灭的痛苦，两三年来，没有一刻远离过我的心意。并且自从去年染了肺疾以来，肉体也日见消瘦了，衰老了，若有人笑骂我的，这一个笑骂者自己，迟早总有知道他谬误的一日，勇敢的笑骂者呀！你们也大约必定要经过这一个心的过程的，不过我在这里却在私祝你们的康健，私祝你们的永不至于经验到这一种心身的变迁！

在人世的无常里，死灭本来是一件常事，对于乱离的中国人，死灭且更是神明的最大的恩赉，可是肉体未死以前的精神消灭的悲感哟，却是比地狱中最大的极刑，还要难受。

在未死之前，出什么全集，说来原有点可笑，但是自家却觉得是应该把过去的生活结一个总账的时候了。自家的精神生活，以后能不能再继续过去？只有天能知道，不过纵使死灰有复燃的时

候，我想它的燃法，一定是和从前要大异，并且，并且随伴着我的这一种干咳，这一种衰弱，谁能说它们不是回光返照的一刹那，而明日的生涯，又谁能知道更将羁栖于何地？

This is the night when I must die,
And great Orion walketh high
In silent glory overhead:
He'll set just after I am dead.

A week this night, I'm in my grave,
Orion walketh o'er the wave,
Down in the dark damp earth I lie,
While he doth march in majesty.

A few weeks hence and Spring will come;
The earth will bright array put on
Of daisy and of primrose bright,
And everything which loves the light.

And some one to my child will say.
"You'll soon forget that you could play
Beethoven; let us hear a strain
From that slow movement once again."

And so she'll play that melody,
While I among the worms do lie;
Dead to them all, for ever dead;
The churchyard clay dense overhead.

I once did think there might be mine
One friendship perfect and devine;
Alas! that dream dissolved in tears
Before I'd count twenty years

For I was ever commonplace;
Of genius never had a trace;
My thoughts the world have never fed,
Mere echos of the book last read.

Those whom I knew I cannot blame;
If they are cold, I am the same;
How could they ever show to me
More than a common courtesy?

There is no deed which I have done;
There is no love which I have won,
To make them for a moment grieve
That I this night their earth must leave.

Thus, moaning at the break of day,
A man upon his death-bed lay;
A moment more all was still;
The morning star came o'er the hill.

But when the dawn lay on his face,

It kindled an immortal grace;
As if in death that Life were shown
Which lives not in the great alone.

Orion sank down in the west
Just as he sank into his rest;
I closed in solitude his eyes,
And watched him till the sun's uprise.

(The Auto-biography of Mark Rutherford)

自己的半生，实在是白白地浪费去了。对人类，对社会，甚至于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一点儿也没有做过。自己的死灭，精神的死灭，在这大千世界里，又值得一个什么？

自己的在过去浪费了的精神，不信有一点一滴可以永生。自己死了之后，那一层脸上的“永生的灵辉”，是决也希冀不到的。自己权且当作一个也是孤独的流人，对于过去的自己的孤独的尸骸，将他的死眼闭上，勉强使他装成一个瞑目而终的人，也许是目下的最有意义的一点工作，全集的编制，就发源于此了。

回忆起来，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间，饥寒孤苦，经历也是不少。感情的起伏，更有甚大的浪波痕迹可寻。自己在过去，虽则没有做过一点可以记录的事情，然而这一种孤凄的感觉，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或者有人要说：“将这些无聊的梦迹编留住，不只是增加一些烦恼世界中的更烦恼的波浪而已么，于世何补？”不过我也要说：“这一点淡淡的波纹，于我却有切肤之痛！”

*

*

*

自家的作品，自家没有一篇是满意的。藏拙删烦，本来是有良心的艺术家的最上法门，可是老牛舐犊，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这全集里，又把我过去的作品全部收起来了。

* * *

自家今年满了三十岁，当今年的诞生之日，把过去的污点回顾回视，也未始不是洁身修行的一种妙法，这又是此际出全集的一个原因。但是许多劝我的朋友却向我说：“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纪念！”啊啊，纪念？纪念什么？人类中那有把他的耻辱，拿来作光荣的历史看的愚夫？

* * *

编订的次序，不是编年，也不是按文中的内容体裁。偶而在故旧的杂纸堆中翻着的，就拿来付印，有手民和校对者侮辱我的地方，也不过随便的改正改正，这又是我的病懒的一个证明。

* * *

作品写完的年月，大抵记在后面，有不写的，是出于当时的疏忽，现在溯记忆所及，都把它们补上了。

* * *

诸君若能再能宽恕我一次，容我的 Egotism 再显发一回，我想对诸君将目下正在此地作此序时的周围境状来说一说。

昨天自极南的广东回到了上海，便接到寄住在北京的禽兽般的恶势力下的妻儿的危急之报。电报上虽只说是“病笃速回”，然而电后的来信，隐约说是儿子的病，已经是没有余望，我的女人，在悲痛之余，也已病倒了好多天。了。火车不通，明日又只好赶海轮奔回京去。到京之日，只希望不至有更恶的凶闻，被我发见！

痛定思源，这交通的阻绝，这生活的不安，这中国人的流离惨死，又是谁为之阶？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杀贼。我只希望读我此集的诸君，读后能够昂然兴起，或竟读到此处，就将全书丢下，不再将有用的光阴，虚废在读这些无聊的呓语之中，而马上就去挺身作战，杀尽那些比禽兽还相差很远的军人。那我

的感谢，比细细玩读我的作品，更要深诚了。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旧历端午节

序于上海的一家小旅馆内

原载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寒灰集》题辞

全集的第一卷，名之曰寒灰。

寒灰的复燃，要借吹嘘的大力。

这大力的出处，大约是在我的朋友王映霞的身上。

假使这样无聊的一本小集，也可以传之久远；

那么让我的朋友映霞之名，也和它一道的传下去吧！

作 者

原载《寒灰集》，一九二七年六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

《鸡肋集》题辞

“弃之可惜，存之可羞”，象这一类的东西，古人名之曰鸡肋，我就把它拿来作了全集第二卷的名称。

凭良心说起来，自己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东西，没有一篇不是鸡肋，但是稚气满满的这集里所收的几篇，尤其觉得不成东西。

回溯从前，当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的七月，——是《沉沦》等篇作完的时候——自己毫没有成一个滥作家的野心。当时自己还在东京帝大的经济学部里念书，住在三铺席大的一间客舍楼上，志虽不大，也高足以冲破牛斗，言出无心，每大而至于目空一世。到如今五六年来，遇了故国的许多奇波骇浪，受了社会的许多暗箭明创，觉得自己所走的出路，只有这一条了，不得已也只好听天由命，勉强承认了这一种为千古伤心人咒诅的文字生涯。年纪到了三十，心里又起了绝大的幻灭，今后如何的活过去，虽不能够预说，然而近一年来，日夜在脑里汹涌的愤世的洪涛，我想过几年后，总能找出一个适当的决裂河口，变程流出。现在我所感到的，可以说是中道的悲哀，歧途的迷惘，若有所成，若有所就，总不得不期之于最近的将来。

牢骚怨愤，现在暂且搁起一旁，让我先把这集里所收的几篇